

神的掛號單

◆文／簡守信 大林慈濟醫院院長



「是神明叫我來看你的」，這也是
在我們這個鄉下地方，醫師們常會在
門診聽到的話。

聽到這番誠懇說詞的醫師，一方面
可能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怎麼連神明
都會知道我是那麼認真的在醫療崗位
付出！一方面也會覺得不可思議：和
我同一科的醫師全臺灣有這麼多，神
明怎麼去判定那一位醫師比較好？難
不成之前神明就會不時來到人間，一
方面實地觀察，看看醫師是否有以病
人為中心、不浪費健保資源、不重覆
用藥，再調出衛生署和健保局的統計
資料，把同一疾病治療成效和病人存
活率等資料排序，如此一番詳實評鑑，
神明的年度米其林三星醫療指南於焉
出爐。等有信徒來電請示時，再隨手
拈來，指引出一條明路。

這樣客觀的評比，相信即使是有三
頭六臂的神明恐怕也無法完成。

那麼病人又是如何從神明的口中知
道推薦名單？據考證約略有下列幾種
方式：規模較大的地方廟宇會有兼職
或全職的乩童，乩童在恍神之際會用
毛筆寫下推薦天書。既然是天書筆跡

自然不會太工整，如何在龍飛鳳舞中
比對出是那一位醫師的名字，恐怕又
得大費周章，不過這也就不免加入主
觀的選擇傾向了。

另外一種看似比較客觀的方式是搏
杯（擲筊）：心中默念幾位醫師的名
字再分別請教神明。至於決定誰可以
雀屏中選，可以是一次決定勝負，也
可以是多次投擲，看看那位醫師的神
明應允率較高。只是過程如此複雜，
候選名單多時恐怕還得動用電腦幫
忙，阿公阿嬤在還沒看病之前，血壓
就已經飆高不少。

這種特殊醫療需求，會不會引起諸
神之間的不快，也是另一個值得關心
的議題。保生大帝看到城隍爺時會不
會質疑城隍爺醫療專業素養不夠，但
是業績反倒比較好的謬誤；城隍爺會
不會反嗆保生大帝，這只不過是選民
服務，有那麼嚴重嗎？

這樣的情形，據考證，應該也不會
發生。因為在中南部鄉下地區各個庄
仔頭，都各有其守護神，所以這純粹
是地方事物與中央無關，眾神仍會各
司其職、相安無事。

一張掛號單可以引來這麼多的聯想，是因為鄉下真的就是鄉下，有其不同的風俗規矩；而這也告訴我們，醫療確實不適合「以臺北看天下」。

我們常說「眼見為憑」，似乎凡事只要是親眼所見就能釐清來龍去脈，任何細節都難逃法眼。但醫學上早已證實絕非如此。

人類的眼睛就像臺灣的民眾一樣，色彩分歧相當嚴重，選擇性色盲或者只看到某種顏色的情形在所多見。如果國父當年專攻的是眼科，而且在建國方略中提出對治色盲的治國之道，不知道會不會減輕目前臺灣社會的症狀。

這種只看到我們想看的東西，而且重點式的影像擷取，本來就是人類的大腦在百萬年演化下灌入的救命程式。一天到晚處在生死關頭的原始人，那來的閒功夫區分什麼琴棋書畫詩酒花，毫秒之間分別是敵是友，該逃或勝券在握才是生存之道。

一個有名的心理學實驗就是讓受試者觀看一場球賽，並且要求受試者專注於某些球員的表現；心理學家亦另外安排了身穿球衣的大猩猩在比賽中出現。但這突兀的畫面，大多的受試者竟然視而不見。而同樣發生在我們醫院門診的小插曲，更加見識了大腦視覺處理的自以為是。

現在醫院評鑑對病人辨識、病人安全非常重視，而且規定身分辨識的方式不能只靠一種方法，除了名字之外，

還得加問出生年月日。但生日對這裡的老人家而言，不是不記得就是只記得農曆，雞同鴨講時所多見。您住那裡？您幾歲？反倒是比較好的確認方式。

會這樣大費周章，一方面是名字雷同比例高，一方面是村裡又是以幾個大家族為主，同名同姓的大嬸所需要的藥物，可能從降血壓藥變成病毒干擾素，醫護當然得小心翼翼，避免大猩猩事件的發生。

相對於國內男女菜市場名是志偉、志明、俊良、雅婷、怡君、淑芬等等；我們醫院所在地是臺灣老年人口最多的嘉義縣，菜市場名當然也轉變成罔腰、罔市、招弟、來好、烏肉之類的鄉土名。

不過當我聽到門診護理人員溫柔的喊出「花枝阿嬤」時，還是覺得鄉下地方的人名真是無奇不有。可是一抬頭，只見阿嬤一臉不悅：「人家是一『枝花』，不是『花枝』！」護理人員尷尬的紅著臉趕緊向阿嬤賠不是。還好阿嬤也不是第一次被叫錯，頗能泰然處之。無獨有偶，另一天門診也來了個不高興的「燈籠阿公」，原來阿公的名字是「龍燈」。這都是大腦在自以為是的運作下，當場替病人改名。

細數諸多大猩猩事件，我們真的還能振振有詞的說「眼見為憑」嗎？

（本文亦刊登於《聯合報》元氣周報「心靈 MSN」單元）